

## 大良看北京

[无锡]陆一新

小良双手圈成喇叭状对准大良的耳朵高声说话,村邻们也听得真切:小良厂里组织员工游北京,每人可以带一个家属,小良决定带哥哥大良去。

大家都替大良高兴,因为大良是个苦命人,小时候被人用镰刀柄打残了耳膜,几近失聪,无奈辍学,注定一辈子做农民。虽然学了剃头的手艺,也只是挣些小钱贴补家,略略改善生活。三十多岁时才娶到老婆,老婆视力不佳,劳动能力也不佳,后来生了个女儿智力又不佳。

乍听喜讯,大良的第一反应是瞪大眼睛认真地问小良:“要花多少钱?”

“基本不要钱,就是吃饭和买点东西什么。”小良大声说,“大哥,机会难得。”

一连几个晚上,大良都失眠。他兴奋,又有些犹豫。

出发前夜,大良终于有了行动。凌晨,他悄悄起身,打开灶间昏黄的灯,他要制作自己从小练就的拿手食品:面锅摊。对大良而言,那绝不仅仅是小时候的味道,而是他家经常吃的食物。大良手法娴熟,面粉加清水调成糊状,稠稀刚刚好,不至于堆积太厚。然后铁锅烧热油,用铲子拨

匀,待到微微冒烟,迅速舀入稠稀的面糊,从锅底向上扒拉。最上面的一圈边缘是最薄的,会变脆变黄并翘起来。这次,大良做了五锅,切成块,叠成叠,加上白天翻找出来的几包库存方便面,塞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,鼓囊囊沉甸甸。

北上的动车上,同行的人或分享零食或吃起盒饭,大良坐在角落,摸出一块摊饼默默嚼着,小良的一个女同事见状,递过来一根大玉米,大良看着,喉结滚动,五块钱一根确实有点贵。大良摇头,有些窘迫地说:“不要不要,带了吃的呢。”大良拒绝了馈赠,他听不到旁人如何感叹,却也条件反射把头侧向窗外飞逝闪过的田野,一下子想起几十年未曾离开过的乡村田园,想起自己一力撑起的那个家,啥时候有了钱,也能带老婆和女儿去北京看看,该多好。

天安门看升旗。大良听不到国歌何时奏响,当紧盯着的国旗在晨光中缓缓升起,他立即挺直了佝偻的背。八达岭长城巍峨屹立,大良抬头仰望,只见石阶蜿蜒向上,一眼望不到尽头。小良用手指了指缆车,眨眨眼投来询问的意思。大良抬了抬脚,露出那双

半旧的布胶鞋,大声说:“我准备好了,要自己爬。”

大良爬得不快,但每一步都小心扎实,他忽闪着眼睛,试图与历史对话。爬累了靠在垛口歇息时,便从包里摸出摊饼,就着山风嚼几口。一位外国游客经过,看他吃得憨态朴实,用生硬的中文问:“这是什么中国美食?”大良听不见,只是朝对方点头憨笑。下午登顶,站在高高的烽火台上任山风涤荡,大良露出此生最灿烂的笑容。

返程时,同行的人纷纷晒着北京之行的收获。有人买了烤鸭,有人买了果脯,有人买了酱菜,便有人用手圈成喇叭状对准大良的耳朵高声问买了什么,大良抖了抖不再鼓囊囊沉甸甸的帆布包,说了一句大家都对他跷大拇指的话,“装满了一袋子的北京。”车厢里沉默片刻后,忽然响起掌声。

回到家那晚,大良还是失眠。月光穿过窗户,落在那个空空的帆布包上,包里残留着摊饼屑的香味,混合天安门的朝露与长城的劲风气息。大良知道,当太阳升起,他还要继续忙于生计,但自己好像不同了,毕竟走出过乡村,看过北京了。

## 潘老师的“珍惜”

[泰州]高泰东

我与潘老师同住紫金园小区,她教高中语文,平时很忙,一到暑假,就把乡下年老的父母接来过。

我们小区前是古老的运盐河(通扬运河),河与小区之间是园林,每天下午,潘老师和父母园林三人行。有一年暑假,“三人行”中少了她的父亲,一问,才知去世了。为此,她母亲“不能接受”,脑筋就有点差事,于是潘老师在老家雇了一个熟悉的女工服侍。过了约半年光景,一次护工出门倒垃圾,前脚后脚,她母亲就下了河,好在有人路过救起。潘老师与先生商量决定,将母亲接到城里,仍雇了一老年女工陪伴。

因为糊涂,潘老师母亲喜欢打人。一次,“啪”的一巴掌,护工又遭突然袭击,想都没想,护工回了同样响亮的一巴掌。潘老师知道后向护工道歉,还给了当月的工钱。护工是个明白人,当即辞工。

潘老师又紧急招工,这次来的女人姓沐。潘老师对沐护工说,“我妈妈不正常,会打人,你注意防着点,无论如何你不要还手”,并加了工资。潘老师母亲是糊涂了,但打人似乎还能用计谋。她常常亲热地拉着人家膀子,一会儿工夫,“哎呀”一声尖叫,原来她母亲下了手。潘老师母亲打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分亲疏,潘老师膀子上也被掐得青一块、紫一块。潘老师记得小时候梦中惊醒时母亲会紧紧

抱住她:“女儿不怕,妈妈在!”如今一看到母亲要“发武”,潘老师马上就紧紧抱住母亲:“妈妈不怕,女儿在!”任由母亲捶打。母亲清醒时会问她疼不疼,潘老师说:“不疼,妈妈打着玩的。”

晴天散步时,总能在园林遇到潘老师的母亲,不是她挽着就是护工带着。突出的印象是每天她母亲的花白头发都是格铮铮的,身上的衣衫干净得让人眼睛发亮,这当然都是潘老师的辛劳。

“牵磨膛,拉磨膛。送宝宝,上学堂。一包袱子一包糖,送给那先生尝一尝。”夏日午后的树荫下,潘老师与母亲面对面、手拉手,前后晃动着,唱诵着小时候母亲教给她的歌谣。而或一句一个热烫烫的“妈妈”,捡拾逝去的岁月,叙说母女两代人相同和不同的人生,尽管她母亲只能“嗯啊”地应着。

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妈妈。母女一场,潘老师既珍惜母亲过去的美好,也珍惜母亲当下的不那么美好——这样的珍惜才是完整的珍惜!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